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七十四回 白晝用刑拷打朱二 夜晚升堂闖入飛賊

詩曰： 猶是前宵旅邸身，一朝冠帶煥然新。

升堂忽作威嚴象，判案還同正直神。

任使奸謀能自詐，詎愁冤屈不能伸。

清廉頃刻傳宣遍，百姓歡虞頌禱頻。

且說到縣衙口，三人下驢下馬。太爺說：「掌櫃在這等等，我裡頭瞧個朋友，少刻就來。」禿子說：「去罷，我這也有個朋友，在班房裡當差使，正要排班伺候太爺。」

大家退去，有幾個頭兒都讓朱起鳳說：「二掌櫃的屋裡坐，飲茶。」朱起鳳說：「眾位哥們辛苦了。」自己到了那班房，驢教小伙計接過來，自己去裡邊待茶。問：「二掌櫃的什麼事，往這裡來？」起鳳說：「這瞧點活。」又問：「在那裡瞧活？」回答：「跟著那位相公瞧點活。」又問：「就是方才進去的那位相公？」回答：「正是。」頭兒說：「這號不錯，等著出來聽信罷。」

少刻，裡邊梆點齊發，太爺升堂。朱二禿子忽聽裡面說：「帶禿子！」就有一個頭兒過來說：「太爺升堂了，帶你進去。」就把鐵鍊搭於脖頸之上。二禿子一怔，問說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頭兒說：「我們不知，你到了堂上，你就知道了。」往上就帶。喊喝的聲音，將禿子帶到堂口，往上磕頭。鄧九如教：「抬起頭來，你可認識本縣？」朱起鳳嚇了個膽裂魂飛。原來是教瞧活的相公，是本縣知縣。自己心中有虧心的事情，自來的膽怯。又對著太爺又問到病上，說：「朱起鳳，你把哥哥怎麼害死，謀了你嫂嫂，從實招來，免得三推六問。」叫官人挑去鐵鍊。禿子復又往上磕頭，說：「太爺在上，小的哥哥死了二年的光景，至今我這眼淚珠兒還不斷呢。再說我們一奶同胞，我怎麼敢作那逆理之事？就求太爺口下留德，一輩為官，輩輩為官。這話要傳揚出去，小的難在外頭交友。」鄧九如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哇！好生大膽。我且問你，你哥哥得何病症而死？」禿子說：「乃是急心疼的病症。人要得急心疼必死。我哥哥得病不到半個時辰，大夫來到門前，我哥哥已然氣絕，就打發醫生回去了。」又問：「你是怎樣謀你嫂嫂，從實招來！」禿子說：「太爺這句話，更是要小的命了。我嫂嫂立志守節，在店中我就怕有人談論，故此給了他一千兩白銀，回到娘家，欲守欲嫁，聽其自便，永不許他在店中找我。太爺如或不信，問我們近鄰便知分曉。」太爺又問：「你嫂嫂她娘家姓什麼？」答道：「姓吳。」又問：「他那裡人氏？」回說：「是吳橋鎮的人。」又問：「給了你嫂嫂一千兩銀子，讓他回娘家，是什麼人送去的？」這一句話，把個朱二禿子問的張口結舌。旁邊作威皂班在旁邊吆喝著：「說！快說！」朱二禿子說：「小的送去的。」太爺立刻出簽票，吩咐拿吳氏。朱二禿子一攔說：「聽人說，他已改嫁別人去了。」

若要派人去，豈不是白跑一趟？」鄧九如說：「你好生大膽！難道說他就沒親族人等麼？」禿子說：「他們家都死絕了。」太爺叫道：「朱起鳳，實對你說，昨日晚間住在你們的店中，有你哥哥的鬼魂告在本縣的面前，故此深知此事。你若不招出清供，豈能容你在此鬼混。不打你也不肯招認，拉下去，重打四□板！」早有官人按倒揪翻，把他中衣褪去，重打了四□板。復又問道：「朱起鳳，快些招將上來！」禿子仍然不招，仍然又吩咐，又打了四□板。復又問道：「快把害你哥哥的情招將上來！」禿子仍然不招。

吩咐一聲：「將來棍抬上來！」「噹啷」一聲，放在堂口。禿子一見夾棍，就嚇了個真魂出殼。這夾棍乃是五刑之祖，若要用□分刑，骨斷筋折。卻是三根無情木，一長兩短，上有兩根皮繩，當時不招，就把兩腿套上，當中有一人按住當中那根長的，兩個官人背著那兩根皮繩，往左右一分。上面叫：「招！」禿子情知招出來就剮，回道：「無招。」

就聽見「噶咋咋」一響，好利害，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鄧九如，要清供，打完了板，又動刑。夾夾棍，攏皮繩，兩邊當下不容情。真是官差不由己，一個背來一個攏。蕭何法，共五宗。刑之首，威風聳。壯堂威，差人勇，為的是分明邪正鎮口供。噶吱吱響三木攢，一處共。穿皮膚，實在痛；筋也疼，骨也疼。血攻心，渾身冷，麻酥酥的一陣，眼前冒了金星。銅金剛，也磨明；鐵羅漢，也閉睛。人心似鐵，官法無情。

好一個朱二禿子，咬定牙關總是不招承。太爺叫招，他怎肯應？又言是敲，渾身大痛。太陽要破，腦髓欲崩，「哎喲」一聲昏過去，禿子當時走了魂靈。把夾棍套在腿上，仍是不招。吩咐一聲收，用了五分刑，用了七分，用了八分，仍是不招。吩咐叫滑槓，就滑三下。朱二禿子心中一陣迷迷離離，眼前一黑，就昏過去了。

你道是這夾棍乃是五刑之祖，若要用刑之時，先看老爺的眼色行事。吩咐動刑，老爺必有暗會兒，瞧老爺伸幾個指頭，那就是用幾分。□分刑到頭。這一滑槓，可就了不得了。用一三五六的槓子在夾板稜兒上，通上到下一滑，「嘩喇喇喇」就這麼三下，無論那受刑的人有多麼堅壯，也得暈將過去。

朱二禿子一暈，差人回話說：「氣絕了。」吩咐說：「涼水噴！」過來官人，拿著一碗涼水，含在口中，衝著朱二禿子「撲」的一噴，朱二禿子就悠悠氣轉。上頭問：「讓他招！」差人說：「他不招。」上頭說：「再滑槓。」江樊說：「且慢。老爺暫息雷霆，朱二禿子身帶重傷了，不堪再用刑具拷問；倘若刑下斃命，老爺的考程要緊。」

上頭問：「依你之見？」江樊說：「依我之見，把他先釘時收監，明日提出再問。打了夾，夾了打，必有清供。今日不招有明日，明日不招有後日。想開封府相爺，作定遠縣審烏盆，刑下斃命，就是這麼罷的職。老爺的天才……」鄧九如點頭道：「說的是。」

吩咐鬆刑。當堂釘肘，就標了收監牌，收在監牢。吩咐掩門退堂。

歸書齋，把江樊叫過去議論：「昨夜說的話：『自是兄弟，然非同氣。』他們是兄弟，又不是親的，這話對了。『害人謀妻，死無居地。』把他屍骨化灰，即是死無居地。」

這個害人謀妻，不是明顯著是朱起鳳謀了嫂嫂，害了哥哥的性命，怎麼他一定挺刑不招，莫非這裡頭還有什麼情節？據我想著，夾打他不屈。江大哥替我想想。」江樊說：「鬼所說的那四句話，據我想著，與老爺參悟的不差。不然，明日將他那個伙計傳來，再把那伙計拷問拷問，說出清供，也許有之。再不然，有三兩日的工夫，每日帶朱二禿子上堂夾打，一個受刑不過，說出清供，也許有之。」鄧九如點頭。

用了晚飯，鄧太爺在書房中坐臥不寧，想起朱二禿子挺刑不招，不由的無名火往上一壯，吩咐一聲，坐夜堂審問。頃刻傳出話去，讓外頭三班六房衙役人等，在二堂伺候升堂。立刻，外面將燈火公案預備齊備。老爺整上官服，帶著江樊，升了座位，拿提監牌標了名字。官人把朱二禿子提到堂口，跪於公案之前。太爺復又問道：「朱起鳳，快些招來！不然還要動刑夾打於你。那怕你銅打鐵鍊，也定要你的那清供。」朱二禿子咳嗽不止，說：「太爺，小的冤枉！」旁邊衙役作威道「說！」

忽然由房上躡下一人，一身夜行衣靠，手中拿著廣宗物件，「喇喇」一抖，堂外人俱倒於地。進屋中一抖，眾人迷失二目。睜眼看時，差使已丟，若問來歷，下回分解。